DOI:10.13288/j.11-2166/r.1979.09.021

医史文献

略论葛洪的针灸学成就

魏　稼

在我国针灸医学发展史上，葛洪是倡导灸法的先驱。他的重要的学术成就，为丰富和发展针灸医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葛洪，字稚川，号抱朴子，又号葛仙公(翁)。丹阳句容（今江苏省句容县）人，晚年隐居广东罗浮山，为东晋(约公元261～341？)时医家。著有《金匮药方》（即《玉函方》）100卷，已佚。又"采其要约"写成《肘后救卒方》(或名《肘后备急方》，简称《肘后方》)。此外，还著有《抱朴子》内、外篇等书。

一、灸法方面的成就

《肘后方》虽卷帙不多，但其中针灸医方为数不少。他力求做到"家有此方，可不用医"，"凡人览之，可了其所用。"能挂于肘后随行，故名《肘后方》。其多取灸法，因操作较易而艾叶到处皆有，不象针法那样，"自非究习医方，素识明堂者"难以掌握应用。方中之所以"不名孔穴"，"但言其分寸"，也是为了"家自能医"，人人能用。虽全书述及的穴位有20多个，但多易取，且注明其部位取法，使人一目了然。

葛氏的针灸学成就，突出地表现在灸法方面。《肘后方》所录针灸医方109条，其中有99条是灸方。这就大大地改变了当时灸法非常贫乏的状况。使针灸医学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，构成了它的完整性。

在东晋以前的医学文献中，大多存在着详于针而略于灸的倾向，因此，灸法的论述显得不够完备。如《内经》除《骨空论》提到灸寒热十七穴外，其它只是在某些篇章里偶然简略地述及灸法。《难经》论灸更是缺如。张仲景《伤寒论》中虽三阴经病证有数处涉及灸疗，但更多的是关于"火逆"、"火劫"的告诫。号称我国现存最早最全面的针灸专著《针灸甲乙经》，对灸法记载，也寥寥无几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《帛书·经脉篇》，虽被人们喻为《灸经》，实际上灸法是十分简略的。《肘后方》填补了前人的缺陷，对灸法作了重点论述，显示了自己的特点。其中99条灸方、对灸法的作用效果、操作方法、注意事项等都有比较全面的论述，奠定了灸疗学的理论基础。全书73类病症，有30多种选了灸方，包括了内、外、伤、妇、五官等科以及传染性疾病。其灸法不仅用于治疗，还用于对疾病的预防。《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》："断温病令不相染……密以艾灸病人床四角，各一壮。"因艾叶芳香辟秽，故用作室内环境消毒以防止传染性疾病的蔓延。灸法不仅应用范围广泛，而且对某些疾病有着良好的疗效。如《救卒中恶死方》："灸其唇下宛宛中承浆穴十壮，大效矣。"对以吐泻腹痛为主症的"霍乱"和以突然昏厥为主症的所谓"卒中恶死"等病施以灸法，在不少情况下是有良效的。有些方法还经过作者亲身体验，如《治痈疽妒乳诸毒肿方》称："余尝小腹下患大肿，灸即差。多用之则可大效也。"灸治痈疽等外科病，已沿用了一千多年，自公元五世纪龚庆宣《刘涓子鬼遗方》起，历代许多外科和针灸等著作中都盛称其作用。

葛氏不只是一位单纯的灸法家，而且有一定的临床经验。特别是他的妻子鲍姑还以善用灸法而擅名一时，这些都为提高他的选方质量和写作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。鲍姑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著名女灸师。后来把其术传给崔炜，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

炜也深得其中三昧。后世为了纪念她，广州越秀山下开凿了“鲍姑井”；并修建了一所道观，名“越冈院”。显然，葛洪在学术上取得的光辉业绩，与鲍姑的密切合作也是分不开的。葛氏的学术思想和成就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《肘后方》的问世，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它扭转了针灸医学畸形发展的局面，引起了人们对灸法的重视。使灸法和针法一样得到了长足的进展。唐代的孙思邈和王焘踵而效之，在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中收集了大量灸方；晋以后出现了不少的灸疗学专著，灸法内容更加详备而显得洋洋大观了。在临床方面，不少医家从事灸法的实践研究，如宋代的窦材，元代的罗天益，明代的薛立斋等运用灸法治疗内、外等科疾病，成绩卓著，在我国灸法史上写下了一页又一页的崭新篇章。

二、隔物灸的最早记载

记载隔物灸的现存最早文献，当推《肘后方》。书中对隔蒜、隔盐、隔椒、隔面、隔瓦甑灸等作了描述。这些方法的创用，为灸疗方法多样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。晋以后许多隔物灸的出现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《肘后方》卷五载隔蒜灸法云：“灸肿令消法，取独颗蒜横截厚一分，安肿头上，炷如梧桐子大，灸蒜上百壮……”。宋·张杲《医说》称江宁府(《备急灸法》作江陵府)紫极观掘得石碑载葛氏隔蒜灸法，更为详尽。碑文：“凡人初觉发背，赤热肿痛，先以湿纸伏其上，立视候之，其纸先干处则是结痛头也。取最大蒜切成片，如三钱厚薄，安其头上，用大艾炷灸之，三壮即换一片蒜。痛者灸至不痛，不痛者灸至痛时方住。最要早觉早灸为上。一日二日十灸十活；三日四日六七活；五六日三四活；过七日不可灸矣。若有十数作一处生者，即用大蒜研成膏，作薄饼敷头上，聚艾于蒜饼上烧之，亦能活也。若背上初发赤肿一片，中间有粟米大头子、使用独蒜头，切去两头，取中间半寸厚薄，正安于疮上。却用艾于蒜上灸三七壮，多至四十九壮。”碑文可能为后人托名之作，意在尊葛氏为隔蒜灸的祖师。其次是隔盐灸，《肘后方》有两处述及，一是治霍乱以盐纳脐中，上灸二七壮；二是治毒蛇咬人，嚼盐吐其上，再灸三壮。此法亦见于后世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、《世医得效方》、《古今录验》等书中，但治疗范围已扩展到淋病、尿闭等，不限于上述病症。至于隔椒、隔面灸，治“一切毒肿疼痛不可忍者，搜面围肿头如钱大。满中安椒，以面饼子盖头上，灸令彻痛，即立止。”明·龚信《古今医鉴》的隔花椒灸；张景岳《类经图翼》的隔川椒灸；清代《陈修园医学丛书·太乙神针》的隔面碗灸，当导源于此。其隔瓦甑灸法，《治中风诸急方》：“若身中有掣痛不仁，不随处者，取干艾叶一斛许，丸之。内瓦甑下，塞余孔，唯留一目，以痛处着甑目下，烧艾以熏之，一时间愈矣。”瓦甑是一种较原始的灸器，后世如明·龚廷贤《万病回春》的隔铜钱灸；清·李守先《针灸易学》的隔泥钱灸，显然也是由此派生出来的。

三、壮是艾炷灸的计量单位

壮，是应用艾炷灸的计量单位。宋·江少虞《皇朝类苑》：“医言艾用一灼，谓之一壮，以壮人为法也。其言若干壮，壮人当依此数，老幼羸弱量力减之。”从《肘后方》中，我们可以对壮数的应用获得如下的概念：(1) 在多数情况下，每穴灸七壮以下。有时用到数十壮。(2) 《肘后方》突破了《甲乙经》中灸环跳五十壮，《脉经》中灸五藏俞及膻中百壮的最高极限，其绝骨、足三里用到二百壮；《治卒中射工水弩毒方》：用“胡蒜令傅(敷)以搦疮上，灸蒜上千壮差。”(3) 有数处根据《素问·骨空论》提到“随年壮。”(4) 壮数在七以下者，多以单数“一壮”、“三壮”、“五壮”计；在七以上者，多以“二七壮”、“三七壮”、“四七壮”……计。因单数为阳，“七”为阳之初生的少阳，灸法在于补阳助阳之故。(5) 按所灸部位而定壮数。如躯干较多，头面肢末较少。《普济方》411卷《灸例》及《医宗金鉴·刺灸心法》等均释为：头面属阳，肢末皮肉浅薄，故宜少。当然，头部穴壮数有时未必少，如《治风毒脚弱痹满上气方》称“先灸百会五十壮”。腹背穴位壮数亦非一律多，如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

治卒得胸胁腹绞痛等症："灸脐下一寸二壮"；«治脾胃虚弱不能饮食方»："灸脊背两边陷处七壮"。(6) 依病情而定壮数。即«治卒中五尸方»所谓"随病左右"。一般原则是重病多而轻病少。正如«扁鹊心书»所说："大病灸数百壮……小病不过三五七壮。"(7) 灵活掌握。如霍乱手足逆冷灸两内踝上一寸尖骨各七壮，不愈则加数；又如前述灸痈疽肿毒法，也是"不觉消，数数灸，唯多为善。"以临床效果作为确定壮数的依据。

灸的刺激强弱虽与壮数等有一定关系，但主要还是以是否起泡、有无瘢痕来区分的。那种属于强刺激的起泡、瘢痕灸，似乎在«肘后方»中看不出它的迹象。相反，有些地方还提示人们刺激不必太强。如"口㖞僻者，灸口吻口横纹间，觉火热便去艾，即愈。勿尽艾，尽艾则太过。"其隔蒜灸痈疽法云："勿令太热，觉痛即擎起蒜，……不用灸损皮肉。"明白地指出无需用起泡灸。

四、施灸的先后及其疗程的长短

施灸的先后程序。一人须灸数处以上者，有时需同时起火，如«救卒客忤死方»灸脐四边，"令四火俱起"。但多数是次第燃艾，如«治霍乱神秘起死灸法»是先灸腹背中央，后及两侧；治脚气病"必先从上始"，依次从头到脚施行。

因本书多是急症，故疗程一般不长。但有个别病症，作者特别指出了它的次数和治疗时间。如«治中风诸急方»，若狂走……骂詈不息……灸口吻等处，"三日报灸三"。灸脚气病用绝骨等穴，需"三日中报灸合尽"。«治卒为猘犬所咬毒方»："先嚼却恶血，灸疮中十壮。明日以去，日灸一壮，满百乃止。"

五、针法和取穴法的论述

灸法之外，葛氏对针法等也有着一定的贡献。«肘后方»的针方虽只10条，但却包含了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：(1) 指针法。«治卒中恶死方»："令爪其病人人中取醒，"«治卒死尸蹶方»："爪刺人中良久，又针人中至齿，立起。"«治卒中五尸»腹痛："爪其鼻人中，又爪其心下一寸。"指切人中对昏迷病人进行急救，至今犹广泛流传在民间。(2) 挑针法。«治卒中恶死方»："视其上唇绞绞者，有白如黍米大，以针决去之。"在皮肤粘膜选择一些特异点进行挑刺，在广东一带仍盛行。(3) 放血法。«肘后方»卷五："气痛之病……有赤点点处，宜镰去血也。"又："丹毒，须针镰去血也。"(4) 放水法。«治卒大腹水方»："若唯腹大，下之不去，便针脐下二寸，入数分，令出水，孔合须腹减乃止。"放水法虽在«内经»述及，但没有如此具体。(5) 一般针法。如救卒死尸蹶，除针百会外，还用到"足大指甲下肉侧，去甲三分；又针足中指甲上各三分；大指之内，去端如韭叶"等。治卒不得语："针大槌(当即椎字)旁一寸五分……。"

«肘后方»的取穴法，也有不少独特之处。其较多用的是绳量法。如«治寒热诸疟»："大开口，度上下唇，以绳度心头。灸此度下头百壮……。"偶有用竹量法。«治卒患腰胁痛诸方»载，治腰痛不得俯仰："正立倚小竹，度其人足下至齐。断竹，及以度后，当脊中，灸竹上头处，随年壮。"除用绳竹及其它器物取穴外，有时还用指按法。如治以腹痛为主症的«卒中五尸方»云："以四指尖其痛处，下灸指下际数壮。"上述这些方法，在临床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
六、结语

以上是葛洪在针灸医学方面的主要成就。特别是他的灸疗学成就，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灸法的发展。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，«肘后方»的针灸学内容并非完美无缺，其中还掺杂了一些迷信玄学成分。例如前面提到以单数作为灸的壮数；在灸癫狂病患者后，有什么"鬼语、自道姓名、乞去"等荒诞不经之谈。不过这些内容极少，毕竟是白璧微瑕，无损于它的光辉成就。

建国以来，我国针灸医学有了巨大的进展。特别是针麻的成功，已为世界医学界所关注。但重针轻灸现象，目前并非绝无仅有。为了更好地做到古为今用，最大限度地发挥灸法的防病治病作用，我们重温葛氏著作，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经验，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?1994-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